

时则不至

张 彤

前一阵子,在举行亚运会,每天都会看到一些赛场新闻。现代体育是文明的一部分,一个人即使不擅长体育,也不妨对它多一些了解。对于普通人来说,掌握某些体育技能是一件受益的事,不仅能强身健体,也可从中获得乐趣。喜欢体育的人不计其数,能成为竞技能手的少之又少,而那些竞技能手们对于体育二字的体会,又往往丰富而复杂。

我小时候有个要好的同学小顾,他的体育特别好,初中时,800米的成绩是2分19秒。我问了一下豆包这个水平怎么样,豆包说,初中生有这水平属于“竞技怪物”,这个水平在同龄人中已相当出色。除了800米,小顾还擅长三级跳远,成绩是多少我现在记不得了,反正每年学校开运动会,800米和三级跳远的冠军都是他。这两个项目的技巧性都很强,爆发力、耐力和弹跳力综合运用才能取得好成绩。小顾并没有参加田径队,但他报这两个项目时,体育老师都会报之以微笑。小城里的人互知底细,小顾的父亲也曾是体育教师,学校的老师都熟悉。

某年运动会,小顾又报了三级跳远,这次他带来了一双特别的钉鞋,鞋钉较短,在后跟处也有两颗。小顾告诉我,这是他爸爸从前用的,跟一般的短跑鞋不同,是跳高跳远专用。这双鞋有墨绿色的鞋面,光洁细腻,鞋的两侧各有三条白色的短线,是真皮的,缝在鞋面上,针脚细密。足跟上的两颗钉子周围有一圈橙红色的边,放着幽幽的光。小顾小心地把鞋换上,做准备活动,量助跑的距离,墨绿色的钉鞋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
助跑不慌不忙,踏板不偏不倚,右脚正踩在起跳板上,小顾高高腾起,但是观众发出“唉”的一声叹息。小顾在第二步时出现了失误,第三步勉强跳进沙坑,随后便倒地不起。我们赶紧过去扶他,他勉强站起来,一瘸一拐地走到旁边,一屁股坐在地上,呆呆地望着右

脚。那只墨绿色的跑鞋已经从脚尖处裂开,鞋底与鞋面几乎完全分家,只有足跟处还连着。所幸人没有受太重的伤,小顾叹着气,把钉鞋换下来,捏在手里。那双鞋像中了枪的兔子,线条软塌塌,轮廓变得模糊。

后来小顾告诉我,他父亲在初中时就被上海体育学院选中,在那里读了八年。那双跑鞋是他参加比赛的奖品,一直珍藏着,没想到被自己用坏了。我说也许是学校的起跳板用的木头太软,把钉子吸住了。他说谁知道呢,回家父亲也没说他,只叹了口气。小顾从小就想当运动员,少体校曾来招生,不过他爸爸不让去,连学校的田径队也不让参加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小顾虽然擅长体育、热爱运动,但只能把自己的爱好藏起来。可是少年人哪有不爱体育的,高中时我们常在一块打球,高三时也不例外。但是我发现每次打完球他都要精心地包装一下:把衣服晾干,脸洗净,然后背上书包骑车回家,好像刚刚下了自习课。

他家里订着《新体育》杂志,对于各类项目都有研究。像索托马约尔、金多姆、佩德罗索等那个时期的田径明星,我经常听他讲起他们的名字与故事,才记到现在的。某年我出差去北京,住在天坛附近,新体育杂志社就在对面,我看到那熟悉的字体,拍了张照片发给小顾。他过了好久才回,说“久违了”。小顾后来学的是工科,读研出国,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。他仍然喜爱体育,每次回国带的大礼品都是体育方面的。他曾送我步行者队的帽子和凯尔特人队的T恤,凯尔特人队的标准色是深绿,让我联想起当年那双跑鞋。

体育靠的是天赋,小顾颇有天赋,却没有从事这个专业,说起来有点可惜。不过后来我的观点有所改变,天赋这东西,有时未必让人羡慕。大学时,我有一位同级别不同的同学,身高勉强1米7,但是跳高能够跳1米85。每次运动

会参加跳高比赛时,都会引起围观。他助跑前会把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,击掌三次,然后助跑起跳;起跳时,身体仿佛是一道瀑布,又像是风中的旗帜,非常顺利地飘过横杆。他每跳一次,大家就会为他喝彩一次,因为动作实在是太漂亮了。这位同学学习特别好,据说在科研方面大有前途。看他跳高常会让人有种上天不公的感受——他怎么什么都搞得那么好呢?

那时,他每次都能拿文理科组的跳高冠军,有时冠军已经到手,也会冲击一下新高度,最后遗憾收场。他退场后,跳高比赛并没有结束,因为专业选手还没登场。他们是学校的体育特招生,其中有一位青岛小哥,此时已经在跳高场地的另一端热身了。跳高的助跑是有“轨道”的,术语称J形助跑:先直线达到一定速度,到了某一个点改换曲线,身体开始内倾,这是符合力学原理的起跳方式。好比火箭发射,第一级要穿越大气层,第二级要速度达标,第三级要找准入轨点,想要完美发射,哪一级都有完成度。

由直线改成弧线的位置要反复测量,他一遍遍助跑,一遍遍丈量,在地上不断做标记,一会儿往前移一厘米,一会儿往后移一厘米,看起来完全像道士作法。而等到起跳时,我们发现,横杆上的一米九对他来说只是热身。他一次次地试跳,是为了解打破校纪录,我记得当时校纪录是2米06,但是冲击起来有些难度,他有好几次都是铩羽而归。

他的水平当然较前面那位同学高得多,但仅就体验而言,跳高对于他们两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。他毕业后回了青岛,现在还不时见面。一见到他,我就想起当时运动会上的场景。一件事变成专业好不好呢?就水平来说当然是好的,但就体验而言,怕是相当复杂。我从未听他说起过关于跳高的任何话题。他五冬六夏,一次次助跑,一次次起跳,一次又一次地摔倒爬起。那条跑道、那根横杆已然成了最熟悉的朋友与敌人,个中滋味,已无法描述。

竞技体育能带给人无可替代的喜悦,也有难以言说的痛苦,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吃上这碗饭的人,既是幸运儿,又是“倒霉鬼”。没有天赋的人把自己练死也难以跻身其中;而有天赋的人,走进专业队的第一天就发现,有天赋的大有人在。这是人生的悖论,也是人生在世难逃的铁律。

我一向喜欢运动,但是各项运动都比较差,上学时体测都成问题,少年时也没少为此苦恼。我常常胡乱联想,例如在《逍遥游》里有“水击三千里”的鹏鸟,也有连树枝都飞不上去的蜩和学鸠。每次读到蜩与学鸠的故事都会止不住笑。原文中说:“我决起而飞,抢榆枋而止,时则不至,而控于地而已矣。”可笑之处在于这个“时则不至”:它们有时能飞到树枝上,有时还飞不上去;飞不上去也就罢了,这是它们的日常,所以不理解大鹏为何要九万里九千里地飞。我不擅长运动,如一度天天泡在球场,与“蜩鸠”无异。我从小到大经历无数次运动会,但从未有幸获得过一块号码布。上大学时勉强能代表人少体弱的中文系参加篮球比赛,但篮球比赛没有号码布,都是赛前裁判拿一支彩色粉笔在衣服上写个号码。我大四时最后一次参加比赛,衣服上写了一个大大的9,是用蓝色粉笔写的。经过汗水浸泡与太阳暴晒之后,这个9字怎么也洗不掉,这件衣服我也珍藏了多年。在那次比赛中我屡投屡中,打得挺好,至今还能回想起赛场上的欢呼,那算是为数不多地“决起而飞”的一次了。

于我而言,800米跑2分19秒的小顾和两位擅长跳高的同学都是鲲鹏,令人羡慕。但即使如此,他们也各有“时则不至”的痛苦经历。这是运动这件事的残酷,也仿佛是人生的某种真相。

我与书的绵长恋爱

高 兵

人到晚年,日子慢慢归于简静。最长久、最放不下的一场恋爱,便是与书相守。琐碎之外,书香是我安放情绪、丰盈内心最安稳的自留地。闲来静坐,长长的书单在心底铺展开来,想读的作家很多,张洁、刘震云、蒋韵……抬眼望见书架顶层,那百余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静立着。粗略一算,全部读完大约需三年光景。偶尔也会陪自忘志,不知三年之后,我还能不能保有此刻沉下心阅读的精神力。

常常想起作家邱田谈及书房时引用培根的话:读书足以怡情,足以傅彩,足以长才。于我而言,读书最珍贵的,便是独处幽居之时那份自洽的怡情。书房不是用来展示的公共空间,是完全完全属于自己的园地。这些年,我再精简藏书。我始终觉得,书籍是晚年最忠实的伴侣,只是这份陪伴有个前提:我尚有心力去读。就算将来精力不济,无力翻书,这一生买书、读书的种种过往,也会化作心底温润的滋养,如同老牛反刍,慢慢回味。

我也常常自问,写下那么多读书札记,一篇篇整理发到公众号,意义究竟是什么。不为赞誉,不计得失对错,仅仅是记录自己一路读书思考的过程,证明此刻的我依然保有清醒的感知。去年年末到今年四月,我在女儿家中读书落笔,写下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,如今整理发出的尚不足两成。一路写着随笔,《一个人的琐碎生活》也将近十万字,旁人或许看作是一场自我絮语,于我,却是和恋人相伴一般,最踏实的日常。

说起我和书这段长达近四十年的恋爱,心底有几句最为真切的感言:读书是一种病啊,买了不看更是病。读书是为心中无数,读不出“数”来,就会满盘皆输。倘若可以,我希望下辈子自己变成一本书,供人阅读。

岛城不少爱书的朋友,都听过我藏书的旧事。大半辈子与书为伴,我曾经收存万余册中外图书,专门租下房子安放藏书,敞开书房供书友借阅,合意的书也会直接相赠,还精心挑选两千余册图书,建起琴岛书房,供琴岛作协的作家们阅读。一路读到现在,我最深的感悟是,读书最终是让人心中的善心、爱心无限释放,热爱生活,便是一份大爱。读书人不该活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,不要自命清高轻视旁人。真正读懂书的人,应当热爱烟火,顾惜家人、亲友,尽己所能帮扶身边的人,这才是读书最终要抵达的去处。

这场和书的情缘,起于1982年,我的第一本藏书《十日谈》。买下它,几乎花光我全部积

蓄。当年分配到青岛的《十日谈》寥寥数本,大多给到院校与机关,新华书店几乎无货。我辗转寻到堂邑路的图书交易地,花50元买下这本精装书,书的定价原本只有5.6元,而我那时每月工资仅32.5元。

自那之后,买书便成了放不下的执念,兜里一有余钱,便动身奔赴书店。我骑着自行车跑遍青岛大大小小的书店:中山路古籍书店、新华书店、外文书店,台东、水清沟、四方、李沧的各家书铺……一周总要去两三趟。三十多年下来,文学、艺术、社科各类藏书积攒到两万册,家里早已容纳不下。自2013年起,我先后在仰口路、金口路、昌乐路文化市场租房安置我的藏书。

这份热烈的爱恋背后,藏着一份沉甸甸的愧疚。自从迷上购书,我便没了积蓄,大半工资都交付给了书本,剩下的钱只够维持最俭朴的生活。四十年来,我不曾交给妻子一分钱,最难的岁月,全是她默默撑起这个家。为省下钱买书,我常年馒头就咸菜果腹,出差的差旅费拿来解决三餐,工资尽数留给心爱的书本。幸亏两家境况尚可,不然,以我当年一心买书不问生计的性子,妻子怕是早已离我而去。如今住的两室一厅房子,还是早年单位分配的,倘若没有这套房,一心扑在藏书上的我,怕是居无定所。

热恋之后,终有沉静的反思。多年狂热囤积书本,我慢慢醒悟过来:从前错把藏书的数量等同于学识的厚度,心底藏着一丝虚荣,一味占有书本,却无力全部读完,实在是一种浪费。藏书再多,不去细读,终究只是一堆沉默的纸张。想明白这一层,我便开始慢慢往外送书,把书交到爱书人的手上。纵然心中万般不舍,可书本找到了能阅读它的归宿,我觉得安心。到去年底,我一共送出五千册藏书。

如今,我与书的爱恋,慢慢由热烈痴狂,转为从容相守。买书读书原是很私人的事,从前总想博览群书、面面俱到,如今回望,这条路其实走偏了。读书不必贪多,遇见一本真正入心的好书,读懂读透,由这一本书牵出万千思绪,便足够了。读书不是闲逛公园,要关起门沉下心来慢慢品读。读书求的是心中有数,读不出内里的“数”,便是满盘皆输。好书是照见人性的,引人自省,给人启发。读书不是为了躲进书中远离人间,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走进真实的生活。

有人问,如果人生重来,还会这般痴狂地与书相恋吗?我静静想一想,答案依旧是一本又一本好书。



■油画《我的猫咪》 贾真耀

2013年的春天,还在北京追梦的女儿,在一个淅沥小雨的傍晚遇见了它。暮色微凉,雨丝细碎,进门的刹那,一阵微弱又执拗的猫叫声,轻轻钻进耳朵。循声而去,墙角深处,一只小小的流浪橘猫瑟瑟发抖,孤零零蜷缩在雨里。女儿四处寻觅,始终不见母猫踪影,看着这团孱弱无助的小生命,终究不忍,把它抱进了温暖的屋内。女儿为它取名“不不”,独特小众,不随俗流。

我第一次见到不不,是在数月之后。彼时女儿要远赴上海参加画展,我结束内蒙古赤峰坝上摄影行程,暂住北京草场地,临时接过了“铲屎官”的职责。临行前,女儿反复交代不不年纪太小、不认路途,一旦跑出房门,便是九死一生。我连连应允,深知这份小小的托付里,盛满女儿柔软的爱意。

可世事总有猝不及防。我转身锁门的一瞬,小小的不不如闪电般窜出,一溜烟钻进隔壁紧闭的无人空院。院里荒草丛生,旧工作室大门紧锁,荒芜寂寥。我趴在铁门缝隙张望,心慌意乱,满院杂草幽深,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危险。我进退两难,不敢翻墙,又怕它从门缝跑出流落大街,车流人海之中,弱小的它根本无法躲躲。那一刻,天仿佛塌了,脑袋嗡嗡作响,手脚发颤,满心都是自责与慌乱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回头竟看见它稳稳蹲在屋内柔软的猫窝里,安然无恙。瞬间的狂喜冲淡所有焦虑,又气又怜,抬手欲摸,看着它懵懂可爱的模样,终究心软作罢。赶紧添上猫粮清水,看着它安稳进食,悬着的心,才缓缓落地。此后多年,女儿常年奔波各地参加艺术活动,漂泊不定。她最怕的,就是短暂别离,辜负这只全然信任她的小猫。曾经她临时外出,将足量猫粮、循环饮水机一应安置妥当,身在远方,却日日心神不宁、度日如年。女儿也曾因它走失,四处张贴寻猫启事,卑微求助、满心焦灼,失而复得之后,更是万般珍惜,细心呵护,不敢有半分疏忽。

几经斟酌与思量,最终,父母成为孩子最安稳的后盾,不不也正式告别北京,随女儿一路车程,落户青岛。初来青岛的不不,活泼好动、精力旺盛,身手矫健得能一跃跳上三门冰箱顶端,肆意撒欢。我们不忍约束,任由它自在吃食、肆意慵懒。只是时光从不留情。不知从哪一年开始,它的饭量悄然变小,身形日渐消瘦,往日闹腾的性子慢慢沉静下来,整日慵懒嗜睡、安静蛰

伏。衰老,毫无征兆地降临在这只曾经鲜活灵动的小猫身上。我们辗转带它在宠物医院反复检查、住院治疗、输液饲喂,费心费力,耗财耗神,照料起来,竟比伺候老人还要琐碎烦琐,也让我真切看见,一只猫完整的一生,从青葱活泼走向垂暮安然。

不不的到来,也彻底打乱了我 and 妻子平淡刻板的退休生活。从前日子简单慵懒,饭后各自安居一隅。我常住阁楼,不问春秋,读书听歌、追看球赛,刷短视频、阅朋友圈,日子闲散安然,岁月波澜不惊。而自从家里多了一只小猫,生活便多了无数美好的琐碎。日日为它梳毛、陪它窗边看景,怕它久坐慵懒积郁肥胖,怕它少食嗜睡暗藏病痛,细心栽种猫草助它消食康健。

猫咪天生带着探索世界的本能。初来新家,不认真嗅遍家中每一寸角落,扒拉柜门、探查缝隙,阁楼的每一处犄角、每一扇小门,它都要逐一探秘。曾一头钻进橱柜深处,稳稳盘踞其中,俨然一副在好奇老、占山为王的姿态。我怕积尘伤身,耐心哄劝无果,只得轻轻拨弄,一点点将它请出。妻子更是细致入微,时时叮嘱我擦干鞋底水渍,生怕它脚下打滑。从前粗疏自在的生活,因为一只小猫,变得小心翼翼。

闲暇之时,我用玩具逗它嬉戏,它纵身跳跃、不倦追逐;它时常与我捉迷藏,钻床底、躲角落,我行我素、高冷傲娇,全然不理会人的情绪。可也正是这份灵动与陪伴,让清冷的屋子常年暖意融融。

少时听长辈常说“猫是奸臣,狗是忠臣”,旧时代贫瘠困顿,猫狗皆是随性散养,觅食求生、来去自由。旧时铁路宿舍的猫,野性十足,昼伏夜出,捕食飞鸟小虫,自在随性、生死由命。

年岁渐长,读莫言《猫事荟萃》,阅王朔写猫随笔,品波德莱尔《猫》的诗句,才慢慢懂得,猫从来不是简单的宠物。它优雅独立、温柔孤高,冷冽又缱绻、疏离又治愈,是当代人繁杂生活里的精神慰藉。世人爱猫,大抵是爱它身上那份自在随心、不攀不靠、安静自守的姿态。

岁月最无声的残忍,大抵是让人眼睁睁看着熟悉的生命,从鲜活蓬勃走向迟暮温柔。我就这样,一寸一寸、一日一日,看着家里的小橘猫不不慢慢老去。那些生龙活虎的跳跃、肆无忌惮的调皮、灵动机敏的小动作,在时光里悄然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沉静、慵懒与温顺的老态。一切都发生在眼皮底下,习以为常,蓦然回望,却又惊心动魄。



有钱不出东镇

温 言

十一长假期间,台东熙熙攘攘,热门小吃街成为游客首选。来青岛、逛台东,是时尚,也是味蕾的盛宴。

其实,台东的来时路,是漫长的、曲折的。台东镇简称为台东或东镇,台东是大概念,东镇是大概念。台东镇的马路大多建于德国侵占青岛时期,多数在1923年更名,有的道路曾经几度易名。在台东,有一座百年建筑,是著名的青岛巡捕房。1900年6月14日,德国胶澳总督颁布《青岛地方巡捕章程》,设立青岛巡捕房(1913年后改称为巡捕局),下辖大鲍岛、东镇、上庵(薛家岛)、阴岛、红石崖和水上六个巡捕房(后改称巡捕支署)。1905年,在今湖北路建成巡警总局大楼;1909年,在台东五路修建巡捕房。在台东街市中部,有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洋房,这里由德国人担任警长,雇佣十余名华人充当巡捕,行使警察职能。1922年12月,中国政府收回青岛,设立胶澳商埠警察厅,台东镇警察署就设在这座老楼上。

“1922年,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时,台东镇已扩展到北至台东六路、南到桑梓路、东抵福寺路、西临顺兴路,人口骤增”(《行走在当年的东镇上》)。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:台东是鲍岛通往李村、崂山等处“来往中外土商马车汽车”的必经之路,“市场紧靠马路,棚席露摊污秽不洁,甚不雅观”。1924年,台东镇商会申请设立正规市场,“以东镇地居冲要,拟设立市场,因本埠接收以后,商业萧条,自应力图挽救,以利埠务”。经过大力发展,1925年,台东镇有6114户居民,共计27398人。据1928年出版的《胶澳志》记载,仅马路就新增稻荷町(今道口路)、坪井町(今平定路)、吉野町(今岔口路)、顺兴町(今顺兴路)、鹰门町(今云门路)等31条。

台东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以后,由于人口密集,原有房屋已经无法满足居住需求,杂乱拥挤的状况逐渐显现。沿街分布着众多小店小铺,有一段时期,这里还形成朝集暮散的集市。房屋建筑多因陋就简,人口稠密。

1934年,作家王统照与友人游览青岛,在《青岛素描》一文中记录下沿途见闻。相较于欧人区的繁华,东镇留给王统照的印象是贫困杂乱:“东镇原是一个小小的村庄,现在成了工人、小贩的居住区。自然马路、电话、汽车哪样都有,可是旧时的黑板报,小店铺的陈设,冷摊的叫卖声,仿佛到了中国较大的乡村一样。这里很少摩登的式样。有不少的短衣破鞋的男子,与乱拢着髻子仍然穿着旧式衣裤的女人。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街上打架。拾蛤螺的贫女提着柳条筐子从海边归来。矮矮的瓦下,门口便是土灶,有的还有些豆梗、高粱粒,似是预备做燃料用的。”相较于岛城沿海地带由德、日、美参与打造的中山路商业街,台东镇的底色,是纯粹的平民底色。

随着历史演进,这样的市井场景慢慢发生了变化。

台东三路两侧建起一排排二层小楼,道路中间设置多处摊位,街上人山人海、接踵摩肩,各类小摊贩穿梭其间,狭窄街道上叫卖声此起彼伏、不绝于耳。沿街摆满日用小百货、民间手工艺品、地方小吃以及新市时的时令鲜果。这便是当年青岛典型的商贸集市。

就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,这片土地上的商人逐步把生意做大,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在此诞生。

1937年,从掖县来青岛经商的宋瑞堂,在台东三路与长兴路交叉口开设瑞成书局。经过多年苦心经营,店面扩展到100多平方米,拥有10多名员工。与之相邻的是战老板开设的振东照相馆,街对面为福兴祥杂货店;沿台东三路向东再走10米便是源泰商铺。当时这条街上规模最大的商户是长胜面粉加工店的徐老板,店铺创办于上世纪30年代,旗下点心铺名气很大,是当地十分抢手的小吃。到上世纪40年代,这条街上已经聚集兴华银楼、昌记理发店、旧货商行、德源泰杂货店、中医药房以及聚福楼、市场楼等50多家大中型店铺。彼时街市范围北到四方、南到湛山村、西至延安路一带,星期天逛东镇,成为普通百姓的一种休闲方式。

所以来青岛口头相传:“有钱不出东镇!”上世纪50年代,台东商户完成公私合营。市场楼改为青岛第二百货商店,各类小店整合为国营网点。再之后,利群百货整合成型,成为东片区国营商业中心。

此后,台东以国营商店、合作商业为主,配套大光明影院等文化场所,丰富了市民休闲去处。进入上世纪80年代,经营逐步放开,百货、餐饮、照相、副食门类齐全,成为青岛老百姓逛街购物的首选地之一。

时尚从未离开台东,转型亦是如此。如今的台东业态多元,手工创意、脱口秀、沉浸式体验等新潮业态盘活老商业体,成长为乐活综合体。



■国画《老城》 于瑶